忠文王紀事實錄

忠文王紀事實録卷之二

行實編年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癸未歲
王初歲遺事
二月十五日王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
證及姓源考云在唐堯時有佐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

以命以實爲姓所自始其後支冑扶疎凡數千載而譜逸不耀榮雖出山陽郡王實家于湯陰亦莫知其所以徙自王父而上皆以力田爲業及王父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食時河北屢歉饑者多王父常日以脫粟數升雜以蔬糜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饑者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王父謂之曰彼饑者亦人也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濟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者割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慍色雖甚窶乏未嘗悔鄉人重敬之王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

日當以功名顯且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生王之夕有
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王父異之因名焉
未彌月黄河決内黄西水暴至姚氏倉皇擁抱坐巨甕中
衝濤而下乘流滅没俄及岸得免王少負氣節沉毅寡言
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强記書傳無所不讀
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
爇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領輒棄之
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
精思而得者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
嘗與[illegible]于鄉豪周同一口同集衆射自衒其能連[illegible]的首

三矢指以示王曰如此而後可以言射矣王謝同曰請試之

引弓一發破其窖再孫又中同大驚遂以所寶弓二贈

王後王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為將亦以教士

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然屢以是破賊鋒同與王別未幾

而死王往弔其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

肉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酹酒

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衣就盡王父覺而索

之默不言撻之亦不悛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

所為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墓何也

曰某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某厚不數日盡其道以歸

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
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酹酒瘞肉者周君所事某不忍食也
王父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國死
義之且乎王應之曰惟大人許某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
敢爲王父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歳年二十
初從軍　擒陶俊賈進　王父卒
眞定府路宣撫劉韐募敢戰士備胡王首應募韐一見大
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略吏
民亡甯晏戰失利王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王頭

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illegible]部[illegible]乃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易其兵以小戰箕踞坐馬上嫚罵交鋒王佯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擊[illegible]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亂莫知所爲逐[illegible]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府王黼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王父訃跳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王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魏王韓琦故墅王適在墅

告翟怒曰賊敢犯吾保耶起而覘之超乃恃勇直前王秉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奔潰暨賴以全是歲投平定軍爲效用士稍擢爲偏校

靖康元年　丙午歲　年二十四

揄次覘虜　千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衛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李團練知其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揄次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虜陣數四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王從以寡

其營遇擊刁斗者譯爲胡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王又棄不復問間行歸相州冬　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王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王受命出曰薄莫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王呼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於草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素知王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王亦豪飲不疑酒酣倩謂王曰倩等旣搔動州縣今旣受招恐未免誅戮王開諭再三衆巳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批其頰應手

仆地拔劒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五百八
十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使王往
李園渡嘗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
王曾祖諱寄理保義郎未幾以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
相持於滑州南王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虜
忽至王麾其下曰虜雖衆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
以得志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王以刀承之刃入
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死仆冰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
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秉義郎　大元帥次北
京以王軍隷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丁未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陳留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閤門祗候中軍統領 論兩

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彥 戰新鄉

敗王索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王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

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王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
良將不能過然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
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陳圖王一見卽置之後復以問王
王曰留守所賜陳圖某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
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
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陳哉況某今日以
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陳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
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陳法不足用耶王曰陳而
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
留守第思之澤嘿然良久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

令王以所部從五月　大元帥即　皇帝位改元建炎王
上書數千言大槩謂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
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
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
伯彥之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
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
遠大之畧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
外終亡成功今日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
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
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王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爲枝戾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曰儒者聞王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王坐從容與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二聖

復舊疆以報　君父耳所曰　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爲之否呈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體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縣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鎭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閒嘗思及章疏撫取

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貫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許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故取燕雲而不志諸閔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爲遜河以往率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

撫取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捍耳不然天下
之四肢絶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
旣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
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虜以偏師從麾下所
嚮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王
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盛彥軍石門山下
王約彥出戰不進王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
塵賊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 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
望豈眞欲附賊耶彥默然强與置酒幕下有姓劉者數於
掌上書斬字示彥彥不應王怒起獨引所部麾戰奪虜纛

而舞交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戶阿里孛又與萬戶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矣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王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唯王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閒走彥璧乞糧彥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拓拔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王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衆三萬虜軍破膽王自知為彥所疑乃自為一軍歸宗澤澤命為留守司統制未幾澤

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黒龍潭　戰官橋　擒李千户
從閭勍保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鞏官贅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
黒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户渤海漢兒
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勍保護陵寢八月初三日與
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騎將往來馳突王躍馬左射應
弦而斃虜衆亂官軍奮擊大破之又檄王留軍竹蘆渡與

虜稍特糧垂盡王密遣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以薪
蒭交縛兩束四端爇火夜半皆舉虜疑援兵至驚潰呈追
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年二十七
大戰京師　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畧大夫借英州刺史
說杜充勿棄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擒馮
進　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彦政孔彦舟率衆五十萬

濟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允樹王曰京師存亡在此舉也吾
王所部纔八百人衆皆懼不敢王謂曰賊
爲諸君破之左執弓矢右運鐵了領數騎括
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戰經大夫姑汶
五孫海等圍東明縣王與戰擒之轉武畧大夫借其州
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充機王從都統制陳洽合
擊之王先命偏將岳亨以游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偏卒
非驗害兵不敢擾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
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衆六月二十日次
肇孫鎮西及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賊乃

還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
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
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令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
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得也留守盍
重圖之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
敗之至六合撥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充命
王瓊討之瓊提兵无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在長蘆成遣
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人刼取慮[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紛王彥渡宣化鎮聞之急進兵擊賊兵[illegible]
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還所掠人於長蘆成奔江西賊竟不至

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
門不出諸將屢請不荅王叩寢閤諫之曰勍虜大敵近在
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相公
乃終日宴居不省政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
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
陵失守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雖某以孤軍效命亦於國
家無補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師充漫應曰來日當至江
滸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如遣王等十七人領
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瓔以數萬
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王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為

潰將引還共卒之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
以數千百計諸將恟恟欲叛戚方自王爲盜王麾下亦有
從之者王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
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
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
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
士爲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
我於是傅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
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藁王恩信有密白王願請爲主帥
而叛北者王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

王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功收中原
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能湔滌舊念乃可拊附
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惴然懽呼
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王領所部邀擊之
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首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眞漢
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
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梢九梢
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
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時糧食罄匱王資糧于敵且發家
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志常有飢色獨長王紀

律不敢擾民市井谿販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
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岳
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
眞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
人及千户留哥
行實編年二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庚戌歲年二十八

破羣　戰常州　擒少主孛堇李渭　復建康
府　獻俘　行在賜袍鎗鎧帶鞍馬　平戚方
轉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　除通泰州防禦使
戰承州擒高太保阿主孛堇等　賜金注椀盞
戰北炭村　戰柴墟鎮　戰南覇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王欣
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把路使虜人無歸以立奇功會城
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佐聞王威名同奏書
以迎且謂邑之粳糧可給萬軍十歲王得書遂赴宜興甫

及境吉巳載百餘舟逃入湖矣王即遣部將王貴傅慶鮮
二千人追之大破其衆毆其人舡輜重以還時又有羣盜
馬皐林聚等精銳數千王遣辯士說之盡降其衆有號張
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
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
與老稚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
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祠之邑令錢諶爲之
記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
不可數計擒女眞萬戶少主孛董漢兒李㥾等十一人復
尾襲之於鎭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康乃親將而進

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横屍十五餘里斬耳帶
金銀環者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二人
獲其甲馬一百九十三副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副
七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
百人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人驚自攻擊徐覺有異益遷
卒於營外伺望王復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往來盡
擒之初十日兀朮次黃龍瀆要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及
其方人王以騎卒三百步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下至南
門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凡其所要獲負而登舟者盡
以戕殺其及於水物填委於岸者山積斬禿髮垂環者百七

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
得馬三百疋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衆兀朮遂
奔淮西王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業虜無一騎留者六
月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得二聖問感慟久之王奏曰
建康為國家形勝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浚欲使臣
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為　若渡江必先二
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
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
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宣成軍老稚以歸成
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

仕著其家戍死其部曲相率歸于王㑹德守□□奉書以
方之人難來告會有詔命王討之王以三千人行□□苦嶺
方時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矢大驚遂遁
王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凡十數
合皆勝復追王窮追不已方生路垂絕知必為王所誅會
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為王置酒令方出拜哭號
泣請命俊力為懇免王謂俊曰招討有命某固當從然惧
與方同在建康方遂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聽屠
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
諸盗為甚豈安可貰俊再三請王呼方謂之曰招撫既赦

決一死冝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王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王中敵王納矢於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惟謹王與俊皆大笑方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胡虜盜賊之在近境者或殺或降特有刪定官邵緯者上書廟堂言王驍武沉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甞以數十騎乗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甞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盧金人留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爲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

逆虜歸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其一數功
効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於上於是有其[illegible]
月辛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
上曰某乃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岳某
有知人之明猶可嘉也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
鎮撫使兼知泰州王以公牘申省辭謝通泰之命願以母妻
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
人復收本路州郡乘伺機會迤邐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
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
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

王隸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上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王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王改隸光世節制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莫下或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遂移書光世又不行是時朝廷雖已詔王而王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赴鎮元未之知也○九日王發宜興二十三日軍至江陰俟舟未濟王聞警輕騎而先二十六日入泰州未覩簿籍郡中敢勇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

其從軍願否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中中的多給自擇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陀呈云十副與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日入汾所初三日復出屯初九日軍旣畢濟即日引兵屯三郭爲楚聲二十日遂抵承州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大保擒女眞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主孛董及里眞阿主黑白打里蒲速里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曰卿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原耶賜卿金注椀一副盞十隻聊以示眷懷也金人既

陷承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王在承州泰州盜起王
昭冦城東張榮冦城北於是王得還守通泰之命乃旋師
自北岸村至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藉諜報金人併
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巳破張榮於城光世復違詔不遣
援兵王以閏冬十一月有旨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
其不可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王顧虜勢盛
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人大
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泰州爲鎮撫使入
地不從朝廷應副糧餉之絶封虜寃以繼廩初五日[illegible]下
令渡百姓于陰沙王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illegible][illegible]逼

屯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歲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斬趙萬等　戰樓子莊　殺馬進孫建降其衆

降張用一丈青　充神武副軍統制　轉親衛大

夫建州觀察使　擒饒逵姚青　陞神武副軍都

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兵雖衆不足畏因

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爲無功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彦卿殆不如也俊恐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王爲謀勇乃請以王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王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初三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懼召王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爲我討之王對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君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其雖不才願爲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王身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爲神乃潛出進軍之右王首突賊

陳所部從之大敗降其卒五萬氏追之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五千回攻王王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潰兵又大敗俊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遂走鈞州王以軍屯鈞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王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者即坐卸甲衣當不汝殺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器仗之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弊者置于鈞之州絡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

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王復夜引兵銜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王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遂及酋領甚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絶羣號張莽蕩

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王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王曰以其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王至金牛顗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録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妻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俊謂諸僚屬曰岳觀察之勇畧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王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奏王功第

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
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
安撫大使李回檄王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
洪州鄰撫州建昌隣邵武也王使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
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
氓樵蘇猶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
建昌王使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
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歲年三十
賜甲　討曹成　破太平場寨　戰北藏嶺上梧

閱 戰蓬嶺 擒張全分兵降卒 擒郝政
擒楊再興 轉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除[illegible]
通逐馬友 平劉忠餘黨 平李通
春正月詔以王治軍整肅勇於戰鬭賜戰衣一千副 曹成
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諲據道賀州
二月命王以本職權知潭州兼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且
以韓京吳錫軍及廣東西洞丁刀弩手將兵士軍弓手民
兵等會王以捕成又付金字牌并黃旗十副招降群盜十
七日王發洪州成聞王被命謂其屬曰岳家軍來矣吾屬
能爲必勝計耶乃殖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

全永犯廣西獨留其中軍乘王未至縱兵四掠焚劫百姓
三十日王至茶陵先遣兵趨郴江及桂陽路伺成動息止
又令其受招與否為之進退王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爲
上奏云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禁強
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邊起寇衆未可遽殄
上許之夏閏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王未至賊走
數十里按兵立柵會得成諜縛而坐之帳下有閒王出帳
召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柰何王曰促之耳不然
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諜控耳頓足而入乃遽迄

誅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逵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王麾兵掩擊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上復賜詔令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敕書撫諭丞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以拒 王自喜以爲得地利後來者莫能奪王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陳而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

十有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王以兵迎之成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河澗道路隘狹人馬不得並行成自守蓬嶺嚴備將士是時賊衆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鬬王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一十五日王進兵蓬嶺分布嶺下日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王舉其寨盡有之凡鎗刀金鼓旗幟無遺者奪其被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連州王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

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宥然[illegible]
徒聞之矣既旋復聚為盗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其不從者捕
始誅其酋而撫其衆謹毋妄殺以累 主上保民之仁於
是盡自賀連慶自郡道貴曾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與王
會于連州王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
成成懼其走宣撫司降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
自稱為成報讎謂之白頭巾已而為張憲所擒其將楊再
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
王見再興奇其貌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再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為名將嶺表悉平時以盛夏行

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之疫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疫癘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論者以爲王由義所致六月十一日授中衞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御制辭有許國忠誠馭衆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初有旨命王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王將帶本部并韓京吳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下郝通賊馬王遂至筠州降之際揀放外[illegible]有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可以防江其韓京吳錫軍更不須[illegible]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宣撫司時馬友[illegible][illegible]

筠州城西防捴之兵望風奔潰守臣已徒步出竟又聞去
軍來追遂逃上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侵犯之
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王侍中
平之於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並
賊並委王招捕十二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所部兵叛

紹興三年癸丑歲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酒器　討虔寇　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斬十大王等　擒高聚

擒張成　召赴行在　賜袍帶鞍馬弓箭等

賜宸翰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置使　改江西

制置使　兼舒蘄州　改神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刼甚衆王遣徐慶傅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齋賜王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訪物論皆謂岳某摠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岳某將帶軍兵前赴行在竊恐民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復至猖獗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王是時虔吉二州之境盜賊羣起如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爲十大王虔州則陳顒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援捍拒官軍分路侵

冠循梅廣英惠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皆郡縱橫來往包焰方赫於是李回奏吉冠彭友等爲亂乙亥冬上廣東宣諭明素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論皆岳其所部最爲整肅所過不擾若朝廷矜憫遠人特遣岳某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而既招復叛如劉欅輩亦可置之隊伍繩以紀律使之爲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盜寇入廣東刼掠乞委王討捕劉太忠亦連奏以素爲請上始專以虔吉冠付王夏四月王至虔州聞彭友等立柵于固石洞儲蓄甚富王遣吏伺其實乃已離固石洞悉其兵至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智勇爲天下第一我

賊之[illegible]奔潰寧肯且敗他[illegible]我何事回報五安遣辯士[illegible]人造營開諭禍福說之以降賊曰爲我語岳飛宣吾無敗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馳突乘其驍勇王麾軍擊之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衆橫屍藉山谷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二萬餘人給歸田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環皆水登山僅由一徑勢甚險阻王頓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遣辯士說之曰汝誠恃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不汝貰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衆不聽曰苟能破山寨吾屬雖死尚何憾王乃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彀明遣[illegible][illegible]

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莫測多寡衆棄山而下見山皆為列騎所圍於是疾呼丐命悉卒投降而死者甚衆王乃令軍中毋殺一人賊衆悉下山投降或曰説之不我聽何以貸為請盡戮之王蹙然良久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主上之命籍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鋭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安業耕種逃民盡還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隆祐震驚之故有密旨令督處賊畢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

外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為之曲
宥詔王裁決六月王始入城諭囚即誅首惡之尤者數人
各置之法餘悉釋詔貰之市不易肆慶人懽聲如雷至今
父老家繪而祀之遇諱日則畢金飯僧于梵舍以為常
雖更權臣之既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王
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
偽統制方　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
擊之成敗走王貴奪其寨焚之殺死甚衆俘五百餘人明
日復戰遂擒成而降其衆秋七月召赴行在趙鼎奏虔州
民習兇頑累年為患今岳飛雖已破蕩巢穴恐大兵起行之

後復稱嚮聚請留五千人屯慶州又以劉沉之請以五千人屯磨劄六萬人屯江州九月至行在上遣使人諭以詣闕捧金帶上殿十五宿入見上慰撫再三飛頓首謝而退乃示吾其功上以其長者首董敵之賜衣甲鞍馬以箭食一副燃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鈒纏棕戰馬海馬及錢鈔並賜衮龍手旗上書精忠岳飛令先歸行在次建之又賜飛之子雲弓箭盔副及戰鞍銀纏棕鞍王犒勞官屬其賚甚厚十五日特旨落階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制辭有千里行師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閭閻咸安生業[illegible]又賜詔曰卿殄寇之功馭軍

之署表見於時爲後來名將江湖之間老所欣賴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十六日有旨諭王其目有三一令王於江州與國南康一帶駐劄江西諸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措置一舒蘄兩州增隸王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五十七日以李山軍馬隸王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依前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瓌折彦質遣吳玠吳錫兩軍並聽王節制十二月以李横牛皐隸王是時偽齊使李成合北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唐鄧隨郢州信陽

軍故鎮撫刺史如李横李道與翟琮董先牛皐等俱失守偽齊於每郡俱置偽將又有湖寇楊么舟師與偽齊交結欲分車舡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合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備處常為待敵計又命於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隄備多遣間探日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拓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以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為寇者一日王與莫中人語論及二寇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援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敢行

忠文　王紀事實録卷之二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三

行實

紀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甲寅歲年三十二

兼荊南鄂岳州　詔王收復襄陽六郡

除黃復州漢陽德安制置使　復郢州

斬京超劉楫　復隨州　斬王嵩

領軍趨襄陽　指授王貴牛皐

戰襄江[illegible]復襄陽府　偽齊將李成兵

屯襄江　遣王萬與清水河　戰新野

市敗之　賜札問守禦策　奏行營田

進兵鄧州　敗劉合孛堇　降楊德勝

擒高仲　復鄧州　賜銀合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襄漢平

辭制置使賜　詔不許　屯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賜金束帶一

奏　出師池州　提舉趣廬州

春三月

岳州制置使王乃奏乞併襄陽六郡

以　　以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
病　　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
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
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
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荊
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
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
舊將牛皐等主之夏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
馬百匹遣使吕丘級部付王二十五日 上以金束帶三
陽王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

郢州偽將京超驍勇武悍號萬人敵雜番漢萬餘人軍勢大張王渡江至中流顧寮屬曰某不擒賊帥不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王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 聖朝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之曰今日各遵其志毋多言也王怒其時軍正告糧乏王問糧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肩而升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殺虜……屍與天亡樓俱焉劉楫就縛至前王責以十……遂復郢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王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臯[illegible]盡而城已拔執葛斬之得士卒五千人遂復隨州王領軍趨襄陽李成聞王至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王笑謂貴等曰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亦之僨死者無數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僞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王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王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王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 朕甚慰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騎兵戍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王 定稿觀金 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 累年之間 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

金 劉合 番偽賊以會聚于州西北置寨二十
餘所以拒官[illegible]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横林路
會合奄擊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 兵數萬迎戰王萬董
先各以兵出奇突擊 衆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二百餘
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堇僅以身免 將高仲以
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王引兵攻城將士皆
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 上
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
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 及捷奏
至後殿進呈 上曰岳某籌畫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

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
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唐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
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
襄漢既平王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荊襄　上賜詔
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
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　上乃以襄陽隨郢唐
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王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
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詞畧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

情劉豫　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
攻討之　宜緩若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
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畧非臣所知以臣
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
效順誠易為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
若占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
田之法其利為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春即可措
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
安復漢陽亦量駐劄兵勢相接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
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

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爲一
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
攻退守皆蒙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
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
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
澁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斛
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
畨偽　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　陛下時方
重深入之寄乃上擧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兵亦未及抽
摘然營田在　紹興癸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

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金束帶一九月兀朮劉豫稱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諜報警急二十一日今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illegible]時具諜探動息及備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荊襄控扼武昌一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隄備二十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率將士極力捍禦與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東遣諜報日一具奏虜人侵淮逼圍廬州　上賜札曰近

來淮上探報緊急　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
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　朕非卿
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王奉　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皐渡
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皐會　上遣李庭幹賜王
香藥且賜札撫問時僞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皐以所從
騎遥謂虜衆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虜衆巳愕然相
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王謂皐曰
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
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僞千户長五百户長數十
人擒番僞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數軍

梁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除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荆

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陞

都統制大破楊么降黃佐楊欽擒陳貴等斬楊么

鍾儀擒黃誠劉衍賜銀合茶藥加檢校少保除湖

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王入覲賜銀絹二千匹兩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

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

皋以下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資受

實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荊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制詞有曰閱禮樂而服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罪王臣之躬又曰千彊千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湖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梯孤城系俘羣醜又以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十二日除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爲么故稱么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黨有

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數年間聚兵至
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鍾太子與公俱僭稱王官屬名號
車服儀衛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内文
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覦上流程昌禹以車船拒
之盡為所獲水軍兵全椎增一戰不返兵力益強根據龍
陽武陵沅江湘陰安鄉華容諸縣水陸千里操舫出沒東
犯岳陽至臨湘縣西犯江陵之石首至枝江縣北犯江陵
至荆門南犯潭州至巴溪為患不一官軍陸襲則入湖水
攻則登岸大將王𤫊出師兩年屢戰不効賊氣愈驕一時
將帥皆謂不可以歲月成功為宵旰憂又甚於邊寇時王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王獨曰兵亦何常惟用之如何
耳今國勢如此而心腹之憂未除豈臣子辭難時耶三月
奉詔自池進兵于潭遇天久雨泥淖沒膝士徒艱涉王躬
自塗足露漬衣體以示勸皆奮躍忘勞所過肅然民不知
軍旅之往來　上聞之曰岳某移軍潭州經過無毫髮絲
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懽悅賜　詔獎諭
有曰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
至發行齎之泉貨用酬迎道之費發所至得其懽心以
寬于憂顧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太
守程昌寓遣劉醇荊湖南北宣撫使孟庾遣朱寔湖廣宣

撫使李綱遣朱詢荊南鎮撫使解潛遣吏安湖南不肯道遣免遇十七人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爲賊所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來猶以肉餧餓虎也寧受節使劒不忍受逆賊辱王吒之起曰吾遣汝汝行不死使者起受命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諭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意蓋是公之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逆往就降岳節使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再拜王襗其衆

尉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賚其將厚佐出復與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具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果能爲 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垂泣再拜謝王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無問居數日又有五千餘人來降王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

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與浚備語王所爲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豫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擁入湖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糧船焚毀無遺者佐遣人馳報王王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來寨攻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過萌陂山所殺獲不可勝

計士安復終軍與牛皐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由
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寇
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殺
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　朕甚嘉之五月有　旨召張浚
還浚得詔謂王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
王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王
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拔之隙朝廷方召浚歸
議防秋盍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王曰何待來
年都督第能爲某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還朝在旬日後
卝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

欲以八日破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某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以水寇攻水寇王曰湖寇之巢穴險莫測王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彼黨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由反手耳某請除來往二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然未信乃奏曰臣只俟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來下即召其前來潭州分屯潭鼎從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王遂如鼎州六月二十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王降王喜謂

佐曰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袍予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呈之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恨降晚王又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王不答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幾盡惟楊幺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奉逆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鰍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

竿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雨集自
上而下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王取君山
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
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聞
詈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下膠
滞不行王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乗筏張
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舟爲之碎楊么舉鍾儀
投于水繼乃自仆于阜投水擒么至王前斬首函送都督
行府偽統制陳瑫等亦刼鍾儀之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
鞾以獻率所部降王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

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皐請曰此寇逋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牛皐不知何以示軍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被顯誅鍾儀且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皐敬服其言而退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

餘戸王皆給據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
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牓於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
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
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諸水軍之盛遂為沿江之冠自其
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白上之
朝上遣內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
勞將士賜詔褒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纍命往伐用
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畧
冠軍忠義絕倫肅將王命隃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
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

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他人寨柵猶或可入如楊么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柰何唐生維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翅人可使耶顧謂僚屬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皆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處幕者作鼎澧聞見録述其事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然[illegible][illegible]

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斷黄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事
上不許既而疾稍瘳王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王
以三十將爲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王於襄陽府路復
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
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户實封
二百户進封開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藩於
吾民支黨内攜争掀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跋[illegible]
盡殺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
歲蕩汨之苗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郢州益自奮厲
日率將士閲習師徒軍容甚整後親師還朝以聞冬十

月　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

行實編年四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丙辰歲年三十四

孫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　移屯襄陽易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　周國夫人姚氏薨

起復　復虢州寄治盧氏縣　復商州　復長水

縣戰棗陽　斬孫都統　擒滿在　戰孫洪澗
焚蔡州　援淮西　戰何家寨　擒薛亨郭德等
戰碧塔　戰坪蹄　賜銀合茶藥　賜鞍簡香綵
舊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王
侁前理以聞　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
來歸者甚衆敵情遂詔王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都督行府
議事至平江府自陳去　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九日得
旨　張西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
南路已改正如舊制又奏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illegible]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王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有蠹政害民贓汙不濾者得自對移放罷十九日陛辭上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王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楊沂中爲俊後翼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謂王曰此事君素志也惟君勉之王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詞有曰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與

存廟貌爰發於鍾簴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王以嘗宣與董
名自非廊廟近臣今勲伐高世者不可委任上章力辭
上覽詔曰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爲大將授數
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爲過豈待絳灌樊酈輩
計級以賞若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耶卿智
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勲伐之盛焜燿一
時豈止與淮陰侯初遇高帝比哉夏四月 上命至武昌
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日降制起復
勑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
加賜銀絹千匹兩襄喪事鄂守主之王扶櫬至廬山連

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志、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詔
促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王凡移文僞境於
官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
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虜其守兵獲糧十
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曰王措畫甚
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
之來王意甚堅十二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遇
業陽僞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
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
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

二千復長水縣得粮二萬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糧上賜詔褒之有曰進貔虎以憑陵戮鯨鯢於頃刻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驚於五路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皆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王以兵東下欲令王獨擋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聞之以書戒俊曰　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

上曰岳某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
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王
御王自收曹成至平楊么亂凡八年皆以盛夏行師爲炎瘴
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及是疾愈甚所居屋
重簾蔽明不勝楚痛然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遣醫官皇
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馹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王至江
州不逮元詔冬十一月廿九日奏上上語趙鼎喜甚尊朝
廷誦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説以稱之賜札曰聞卿目疾小
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

僉淮西賊道未有從讐已諭張浚從長措置鄉兵求議
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
置亦卿平日之志也王奉詔遂還軍時偽齊於唐州北何
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
毀之有偽五太王劉復雄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
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陳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賊
据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偽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援[illegible]
鄧來援貴先嚴兵待之既戰拚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
後亨果來追從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偽河南府
中軍統制郭德等及其以微獲萬計俘獻在所五大寨以

匹馬逃王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王使人返之貴等由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爪角王大節賈閔㓂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塡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遁　上聞捷大悅賜札奬諭曰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得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述商

號等戰效也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戊
寅苦寒上以王方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英
雄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千貫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
在所
紹興七年丁巳歲年三十五
入覲　論馬　扈從至建康除太尉　陞宣撫使
陞營田大使　論恢復大計　論劉光世軍
解兵柄復軍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　乞進
屯淮甸　討廢劉豫　賜燕及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王曰卿在軍中

得良馬否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奇之日啖芻豆至數斗泉飲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平楊么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六月除起復太尉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寵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累載道

令行塞外響震關中等語賞商虢等功也續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二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
酈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臣且詔
王德等曰聽某號令如朕親行王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畧
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
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 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 陛下
録目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
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
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蒙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乗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禀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都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畧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饋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
役糧不再籍蓋慮困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
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
陜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
使賊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
陛下戒勑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
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
歡　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
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疏奏上以親札荅之曰有

原如此顧後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後召兵奏復閤命之日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王復奏申述前志札報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酈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 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酈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

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德與酈瓊故等夷素不相
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
旅不足以服其眾飛謂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
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撫
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酈瓊素所不
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王曰沂中之視
德等爾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王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爲念耶
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側
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

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王之能時連詔促還軍王力辭
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得罪上知
其故優詔荅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
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
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宣撫岳某訓養之所致上大悅賜
優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也聞細柳亞夫之令稱
善久之王遂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土陵寢之祀皇圖偏
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傾
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
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

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
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
誠為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
虜偽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專
閫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用
此時上稟成算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瘝官之
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
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 陛下
力斷而行之疏奏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
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

圖太功如卿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何往不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王奏詔將行乃復奏以爲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建都上游兩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伏國威震叠待指尚未報而酈瓊叛初王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不服詆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齊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王言於是上詔報王以兵叛之後事勢

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王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願進屯淮甸伺番偽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不之許王奉詔以舟師駐于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虜已廢偽齊先是六年王在襄漢豫兵連衂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王知粘罕主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諜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王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遣諜者至王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王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還吾

繼遣谿問齊齊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偽齊同謀誅兀朮事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為兄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刲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唯唯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諜徑抵兀朮所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誓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王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上又遣江諮至江州就賜密

藥酒果及銀盒宣勞且賜御札嘉獎

紹興八年　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備金人入覲論和議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奏稽難之令條具曲折丞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諜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迎敵岳大尉朝廷第令隄備命王明遠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入王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備守而已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入對上諭之王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

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上嘿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
金使至和議决上復親札歸功於王戮力練兵扶顛持危
之效王不樂謂幕中人曰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　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儀同三司論虜情
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寓和議未便之意有曰
晝欲獻年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
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
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
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

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消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
謀恐卑辭而益弊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雖
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于
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三百户時三
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玉獨力辭且於貼黃陳情曰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
已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
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
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

望速行追襲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不受復溫言獎激至以郤縠守學奈公克己爲稱不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賀信材辯者往伺虜情上方遣齊安郡王士㒟等謁諸陵王自請以輕騎從士㒟洒掃其實欲觀敵人之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欵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太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而止之又勅

王軍凡新界軍事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敵
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

紹興十年

金人叛盟　援劉錡　議建儲　加少保河南府陝西
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
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頴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復
垣曲沁水翼成縣等　戰曹州宛亭縣劭原曲陽永安
軍等　殺鶻旋郎君王太保阿波那千户李孛堇萬户
千户等擒劉來孫等　駐郾城大破兀朮　敗拐子馬

戰五里店斬阿李朶孛堇賜金合茶藥　賜金千
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賜錢二十萬緡　戰小商橋
斬撒八孛堇及千戶等　大戰潁昌府城西斬夏金吾
及千戶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田讙等
賜錢二十萬緡駐朱仙鎮以背嵬破兀朮　兀朮奔京
師　輯諸陵　兀朮奔京師　班師乞致仕入覲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　上大感王言以爲忠五月
下詔命王竭忠力畫大計須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
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　御札曰金人過
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

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
置事體稍重合禀議者即具奏來時王亦以警報奏乞
詣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虜告急于朝上亟命王
馳援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覲上遣李若
虛前去就御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
度也王於是乃命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
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
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詔下
各諭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來援劉錡西
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臨

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閱蔚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初八年秋王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請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王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行在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王亦以機會不可失不復敢乞覲乃疏言之上得奏歎其忠御札報曰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制詞有曰氣吞強虜壯自比於票姚志清中原誓有同於祖逖又曰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

嘉王之志在戰不在和也王益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　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遂伯玉之用心也王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忠義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堽殺其千户三人并大將鶻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敗虜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而北　上以王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奬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盃兵以來復敗之獲其將一十八人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堇兵

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
將楊成破　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
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
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
數千牛皐傅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
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偽將
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
昌諸將分路出戰王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未已
兀朮大恇會龍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王
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失以王一軍爲虜
賜札報王俾占穩自固王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言亦
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朮怒其敗初八日
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僞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
郾城王遣子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
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
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
人而還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
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
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王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麻

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朮復益兵至郾城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朵孛堇大敵王時出踏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繫奈何輕敵王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陳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一不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曰覽卿

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老者覓遊奕迎
破〻鋒戕其酋領實爲儁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
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上又遣內
侍李世良詣王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
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
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朮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
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〻遇
再興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户撒八孛堇千户百
人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
兀朮夜遁郾城方再捷王謂子雲曰〻犯郾城屢失利必

回鶻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屬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為摇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户張來孫千户阿黎不左班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畨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閑馬一匹僉印七枚以獻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孛堇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

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王上郾城諸捷　上大喜賜詔稱述其事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　于絳州垣曲縣賈勇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將阿波那千戶李孛董死者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千餘人降又

追至東陽　弃營而去追殺三十人獲所遺馬八匹衣甲刀槍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冦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驢騾一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冀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王上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乱願歸朝廷臣契勘金　近累敗衂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卻遣八千人過河北

此正是中興之機金　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稽沮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王獨以其軍進至朱僊鎮距京師繞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來敵對壘而陳王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王遂令李興櫬陵臺令朱正甫行視諸陵葺　永安　永昌　永熙等陵神臺枳橘柏株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王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金人於太行殺其僞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禄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横敗金人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及客遣梁興等

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拔賊
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中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
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
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千一百八
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興之衆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
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偽統制王鎮統軍崔慶將
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𡸁華旺等皆全率
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忔查
千戶高勇之屬及張仔楊進等亦密受王旗牓率其衆自

北方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子婿也畏罪不敢還屯下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伍萬降王遣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隘王盡得其實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　衆所揭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王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王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以俟王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所置守令孰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兀朮以敗故撥發軍以抗王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衂王亦喜語其下曰這回當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時方晝受降之策指日渡河泰檜私於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飛王將成功大恨遂力請于上下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覩成効以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

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怛知王之志銳不可返
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
上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者十
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　陛下也諸軍既先退王
孤軍深在敵境懼未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翌日舉兵渡
河兀术疑京城之民應王夜棄而出北遁百里王始班師
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前慟哭而訴曰我等頂香盆運
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我等噍類不
遺矣王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示曰　朝廷[illegible]

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及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父老百姓僉至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叩頭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勢奔民方室家胥慶以謂幸脫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為心其忍弃垂成之功邪王謝之曰今日之事豈吾所欲哉命出詔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王不得已乃曰吾今為汝留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閑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絕今襄漢多是焉求兀

术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國朝舊臣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兀术事故以爲言兀术亦悟其說乃卒留居翌日果聞班師議者謂使王得乘是機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簣虧成萬古遺恨王既還虜人得伺其實無所畏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寇王抑鬱不自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用兵動衆恢拓土守

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
兵柄致仕上賜詔謂其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
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本詔自廬入覲上問之王筭再拜
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上命王應之以王貴行八
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爲秉淵所敗又悉其衆
圍秉淵王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淮發
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illegible]
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illegible]
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
陝告急復請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

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粲與在河北不
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
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　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換淮西　召赴　行在除樞密副使　賜金帶袋銀絹
鞍馬等　帶本職按閱　御前軍　還兵柄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諡張憲[illegible]至殁
春正月諜報虜分路渡淮王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帥之
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
日韓常與偽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illegible]之

報至行在上賜御札曰虜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
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王竊念虜既舉國來
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
四日既遣奏復恐上急於退虜又上奏曰今虜在淮西臣
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
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上虜知荆鄂宿師必自
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至是上得乞會
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
益喜手札報諭以為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王始奉
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

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王之師將至與韓常等俱懲潁昌之敗望風遁遂還兵于舒以俟命上賜札以王小心恭謹不敢專輙進退爲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王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于黄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隅伏僅以身免殿前之兵殲焉虜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夏四月遣兵捕郴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横暫欲遂進不可復啇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皋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

可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頴慷慨自陳欲裨替岳其十
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梁
興不肯南還復懐衛二州絶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
竟亦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既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
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將論功行賞王至行在二十四
日授樞密副使加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特　旨位在
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宰臣初除禮王奏請
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
韓世忠留院供職俊與王並以本職按閲軍馬措置戰守
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撫定韓世忠軍于楚州先是王少俊

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既叨王之
功得逭其責甚德王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　上其後二
三年間蕩二廣江西之勍寇復襄陽六郡之故疆不淹時
而大功立時論許乎宣諸將右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
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虜犯淮西俊分地
也怯而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平江府又辭以墜
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關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
命者既又無功還王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
畀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耻之及王位二府正專征
天下稱三大帥與俊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王益屈己示

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楊幺平王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不答書王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皆以中興之事專畀王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卿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甚者謂聽其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王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之艱不肯行師王不復問敢行而進故賜札曰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王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

倡言於朝謂王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或劾王與俊廷辨
王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及視世忠軍俊知世
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
王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王固不
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
韓太保典軍吾儕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
行視俊顧王曰當修城以為守備計王曰吾儕所當戮力
以圖克復豈可為退保耶俊艴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
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來楚
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朝檜

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王嘆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爲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械送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王及歸倡言於朝謂王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王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強王乃建資善之請檜擿趙鼎而黜之王獨對衆嘆惜與檜意俱不合已深惡之及檜私金虜主和議王慷慨登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己任入覲論和議則斥相臣

謀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手燕雲等語旨意太
巽上賜以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王恭書其後鄙曹
操之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中國安宗社
輔　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
得伸與否也至虜人渝盟上剳付檜奏於王王讀之見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　上則又恚駡曰
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主耶檜自是
既憾王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王不死已
必及禍遂有必殺王之念日夜求所以誣陷之者王亦自
知不爲檜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

以爲不便檜知張俊貪奇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尊以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于檜檜深感之至是得俊語復發其所甚欲日召俊與謀共危王以万俟卨在湖北嘗與王有怨故風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効鷹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楫章六上又不報會王亦累抗章請罷樞柄　上惜其去以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何而丐閒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爲之憮然力辭八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舊御劄制詞有奮身許國彰超士之受纓勵志圖功撫瓶宫之嗚咽表王之志終始不替也於是檜俊之忿未已密誘王之部曲以能告王事者寵

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王微有怨者輒引致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穎昌怯戰之故爲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王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懇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王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諭貴以憾王父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劫之貴懼而從時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王且位副張憲憲以姦貪爲憲所裁與其黨有隙俊本一黠卒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

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許得者軍中號白呈
鵰兒鵰兒者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之輙從於是
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皆王之部將使其徒自相
攻發而因及其父子庶　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付
王俊妄言張憲謀還王兵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
于巳是時俊附檜黨檜方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
無敢違忤是非黑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
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預爲獄
待之屬吏王𤧫求請於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手書命憲

檜還兵討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之成告于檜十月械憲至行在下大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呈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召王父子前一夕有以檜謀語王使自辨王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其心耳初命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不知所問第誣言王之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王使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之處申探報以動朝廷王之子雲以書與憲貴令之擘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

者自十二日以後坐係兩月無一問及王高等皆憂懼無辭以竟大獄或告高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固可罪也高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札下寺命以此詰王高先令簿錄王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革等使證王逗遛而往來月日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傅會其獄會歲暮竟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閤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幾盡良久手書小帋令老吏付獄中遂報王薨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其具獄但稱以衆證結案而王竟無服辭云憲與雲俱坐死幕屬于鵬等坐者六人獨參

誅薛弼嘗着德於高爲憲湖北時檜在永嘉曰又嘗從檜
遊且恭奴事得其懽心及在莫中知檜惡王動息輙報得
不罪遷王家族於嶺南與張憲並籍沒貲産檜使親黨王
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
初王之獄檜以忌怨成隙待王以必死何鑄既明王無辜
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虜竊奪其位高自請任其責乃
擢之爲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彥
猷以爲無罪固與高爭高即日彈若樸謂其黨庇王與彥
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卒以罪去知宗正士㒟請
以百口保王高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

究下棘寺以死汪俊以告誣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傅選等以傅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從者賞違者刑苟知避陷飛不肯結奉承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且甘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果即伏遂釋之不逾半刻唯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納王死洪皓時在虜中馳蠟書還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王號之爲

岳爺爺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王死不覺爲慟上亦素愛王之忠聞皓奏益痛悔焉薨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云袁齋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某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某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某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爲信沈尚書介謂岳霖曰王之忤張俊也以黶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王獨潔檜方私虜而王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忠文王紀事實錄

行實拾遺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毋命以從戎報國輙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毋從　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毋所來者謂之曰而毋寄余言為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擾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

王欣拜且泣謝不幸自歸有痼疾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
酬無虛刻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親
燥濕寒煖之節語欬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勑家人
謹侍養微有不至譴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
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子雲跣足扶櫬歸葬不避
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涕泣
既葬廬于墓朝夕號慟又刻木爲像行溫凊定省之禮如
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勑監司守臣請
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終
制不忍棄衰絰自 二聖北狩夷狄猾夏王每懷誓不與

遼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甚著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其後援筆爲詞詩經行紀歲月無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念手擾群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虔吉湖湘之寇皆同時諸將所不能爲之功然大營驛壁題則曰此蜂蟻之羣也豈足爲功北踰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復二聖取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吾所志至翠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凶定破機之句每拜官辭避之語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擾却夷狄掃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願王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太尉則曰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居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羯胡敗

盟未見殄滅豈可以身為謀貪冒爵祿又曰倹臣功績有
成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
尺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上稱其尊朝廷及賜詔
屢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褒如紹興六年禦劉麟至泣
州十一年禦兀朮舒州俟命之類是也視國事猶其家常
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
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乞建儲之議
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奉身儉薄食不二截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
不求華巧旁無姬妾嘗師吳玠素服飛善用兵欲以子女

交驩嘗得名姝有國色飾以金珠寶玉首飾鉅萬遣使遺
王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王讀之甚不樂即日報書厚遣
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關陝何不留此以
結好王曰吾少師於某厚矣然國恥未雪聖上宵旰不寧
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孫見女歸益敬服以
爲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
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有勸者輙怒之見
妻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汝既與
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擣練者聞王
歸即遽止

朝廷命王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虜畏王威名獨不敢窺荊襄常出淮西侵寇王守己地之外又屢為應援十一年虜入壽春踰淮而來王初得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奏虜既入寇巢穴必虛乞出京洛以制其弊復恐上急於退虜是日復奏乞出蘄黃相度先議攻卻皆未有詔也至援濠州亦不待詔而行其切於謀國如此

臨戎誓眾言及國家之骫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愴皆欷歔而聽命其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銳不破不止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皆願效死為

每征討出師輒聞命夕就道祈寒大暑不憚勞苦雖疾亦
不問鉄廣勍敵衆人所避王獨行如隆冬按邊而上一有非
我忠臣莫雪大恥之喻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勸朕念
之不忘之語不顧目疾東下搜赴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
事君之歎自力寒嗽疾馳先驅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此
者之褒者不一也於事尤不避繁瑣當復襄漢平楊幺之
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 之責萃於王州郡之所告
急密諜之所採聞朝徹宸旒暮馳莫府一日之間既命圖
襄漢又命圖楊幺及至皆集王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
兵五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平居愛國知無不為諸大將率以兵為樂坐糜廪庾慢不加邮王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頞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弊極矣國家待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民營田凡流逋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穀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大功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委積充溢每歲饋運之數頓省其半上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赳等以營田還荆湖之民至今

類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費自肆崇飾體貌王獨以宣撫司官屬自冗貪黷國害民乞行裁減其體國率如此

上嘗亟稱其忠見於詔札則曰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又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又曰忠義出于天資忱恂著於臣節見於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國其類不可殫紀

樂施踈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福安歎而

家積鉅萬嘗謂其形迹巳故憾之卒之日雖王會極力捜
括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不止是與大獄數年盡
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
上知其屢奏欲擇第於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王
辭曰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爲起復制詞亦有霍嫖姚辭第
之志
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嵬所向
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鬬且多
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卒
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二曰謹訓習止兵

休告輙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將如注城挑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子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蹶而踣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餘如傅慶以奪功誅辛太以違命誅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荅曰任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

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攘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日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具備不獨入詔詞有所謂絶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同於士卒雖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殷懃之勸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存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朝廷有

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之有司分給一錢不私
蔵嘗命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者二
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有是六者用能恩威兼
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衆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
之徒皆奉令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
敢先入晨起去草莽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粥販
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粥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
欲自損其直二錢以授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
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託
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

遁去滅影聞為岳家軍過則相師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殁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不償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楊子江風暴禁渡典者力止之騎曰寧為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艤小舟絶渡望者以為神

凡卻戎皆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不可殫舉而最後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號善用兵於戎懼亟奔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為將無謀不足以擒匹夫故王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逸諜以破曹成六年偽書以廢劉豫之類不可槩舉故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謀成而動有功冠三軍之勇計然後戰等語

臨事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鄂州城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為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一人祥將冠成嘗殺降即劾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

恩結於人心雖虜之僉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
年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等之來
皆千里來奔故制詞有得仁人無敵之勇宣子不殺之武
虜好生於朕志等語
權雖專莫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彫瘵州縣官率瓜時不
上詔王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王詮擇人物以能安集百
姓爲先張旦守襄陽兼四川安撫使牛皐爲副使李尚義
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爲四州都統制周識攝郢孫暈攝隨
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貳之張應攝鄧党尚友貳
之郢莫則孫革蔣廷俊邵俅訾請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

於赴功恭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還舊觀即上章乞還
辟置之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
慮之審謙謹之至何以及此其遠權勢蓋如是諸大將貪
功王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不肯妄受上嘗賜
詔曰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文
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
旄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其善辭丞
相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誘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
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援立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
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

兵上初以畀王㯿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寢其命畧無慍色及復軍首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以除心腹患酈瓊叛之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奬槩之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乃聞爲甥壻高澤民僞爲之請而得之甚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國白其事回乃奏云岳某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孝名聞於江右紀律之嚴信於疲氓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湖群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皆謂穪職及得其外甥壻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某小心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望上即報回曰岳某勇

於戰鬬馭衆有方昨除神武副軍都統制出自朕意非因
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
亦爲之請毋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王得其實鞭康年
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令劉
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至及
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屢
請以曹州率衆來之泗以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
哭願還王戲下世忠以書來諗王答曰是皆爲國家報虜
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其所之戰皆將士竭力

在臣等功辭少保之章曰臣等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數
因歲糵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恝然
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為心上將士之功絲毫必錄行賞
於朝惟恐不厚或功優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為之開陳然
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於
此轉餉之臣於軍須無闕者皆上之朝如曾紆薛弼劉延
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屬皆以勞遷或得職名何子端
陳進等雖小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
清臣趙潤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尤嚴死事之典朝沒暮上
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吳立等皆蒐訪而得宗遺一

人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所遷擢皆朝廷與察其所
特命襄漢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世揚
云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上一至蔽
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奇
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異數王猶辭不受皆
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陣之奇功
者臣始所事狀得霑一級男雲無故遽躐崇資是不能與
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是
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特俞其請常選刺則曰始就義方
尚存乳臭雖屢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遷官聯

必令志氣怠惰伏望追還成命庶使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議并臣之罪亦復難逃又云正己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若使男雲受無功之賞則是臣已不能正己而自治何以率大乎至十年潁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非大功乞收成命帶御器械則又力辭獲免而止

上嘗賜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蓋不特固執謙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

霆故名靄改賜今名任修武郎閤門祗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熺勸令致仕高宗皇帝屬精萬幾首欲復王官而時宰万俟卨嘗主王獄力陳以為覆盆得徹方此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之末覆盆得徹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圖上書其畧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務有四其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

奮起之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　詔不可徒下也首
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
敢爲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
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義之氣沮矣自岳
飛以決定用兵而誣殺入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
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
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巳謂之聖臣則天
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
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有在中國者檜
殺之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

我乃返循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心
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
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飛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臣
將見其懽忻鼓舞吐憤紓懷朝讀詔書而暮赴義矣上深
然其言下詔諭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
者盖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王家自便盡室生還爲
檜竄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王之姓同
易爲純州至是復仍舊號於是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汪徹
以御史中丞宣諭京西諸將與合軍陳謀以訟王之冤徹
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

効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服先是王薨
一年前後年此日諸將復之武昌騎戲又一下卒忠義所
激自題一詩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義不全尸武昌
門外千株柳不見楊花撲面飛聞者為之悲泣罷遊暨
孝宗皇帝涖祚云初首下詔曰故岳某起自行伍不踰數年
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
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
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某其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
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
與錄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

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翦方張之劇盜名臣之難
捨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櫜弓而當路方成於投杼坐
急緡侯之郤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鉞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於饋養
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嫠之班疊畀
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
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
牧之爲人殆將拊髀關西平而未錄敢綴旌賢其辰告臣之
語蓋指王建儲之議也子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
禮祔葬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俟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官憲子孫賜王家錢萬緡建廟於鄂州賜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除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議以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為折衝禦侮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犯上確然不移為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

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

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

天下共知其寃飛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不勝感激

籲天辨誣通敘

王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　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王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位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甚橫出而王之迹始危矣是時城孤負恃勢可灸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王之加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傪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爲閹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叩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方侯尚則以頹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後則以希旨誣告自遷防而得廉車姚政則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褒遷之寵矣王藎之後復有程宏爾者大書直指以明王之冤幸而大明當矣宏爾之言適合聖意宏爾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如何哉紹興更化遂議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王不忘之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跡以寵命而祿其子孚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

寃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兩
露霑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謀蓋自漢魏以來功
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王之抑及其昭雪之隆褒渥有加
亦未有如王之榮者也而其所以爲冤者不容不辯蓋王
之獄端造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王不一也而
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王一
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
嵬王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版築王又曰吾曹當
戮力圖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虜犯寇
俊等不能制而王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踰於諸將

王於俊爲後俊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王尤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掩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顏於室撚寄聲之問以至一棄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王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王之諸孫名甫者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閒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王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刼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王使山陽以椇摭世忠軍事且戒令

備反側托以上意王曰主上專以世忠隸肴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某以自備果何為者若使某据撫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王歎曰某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化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撼王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王者視俊為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況當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刼於私而強從則王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王之子雲非以通書而致

樂張憲亦非以謀復王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嗚呼冤哉洪皓嘗奏事而論及王不覺為慟以為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王至號之為岳爺爺及王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為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王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圖必殺岳

某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
之篇之言其不妄也若夫辨寃之說金花碎編編之詳矣
不欲復贅

忠文王紀事實録卷之四

奏議

謝講和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八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悦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

之師蓋羌虜求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究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卑中國豈其然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延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竟土想遂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固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出師札子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 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 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 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

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 陛下廟算刻
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絶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
漸復則金人之謀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 陛下
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
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
將叛將既還王師潛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陜右
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
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
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 陛下社稷
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

分屯要害進或無粮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歛兵
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
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
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
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
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
所欲[illegible]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
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粮不再籍盖慮周而用足也
今諸將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粮食不足

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 陛下戒勑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取 進旨

乞本軍進討劉豫札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

使臣岳飛言賊豫逆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
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
玆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
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
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
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
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僭偽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
敗之誅 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
指日可期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成

羣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緣官之咎以成
陛下駐蹕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
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　陛下力斷而行
之不勝大願區區愚忠畢罄於此干冒　天威無任戰汗
俟譴之至取　進止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　陛下建都上游用漢
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之所向
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則中興
之功即日可冀

乞定儲嗣奏畧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

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某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

聖旨先次行下岳某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

有家自從　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屢罹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　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更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靣顏有靦天地將容臣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　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　進止

乞終制第三劄子

草土臣岳其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辭免起復檢校少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
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令
學士院降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　指揮日下主管
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會者伏念臣叨荷　聖恩倍
加倫等惟期盡忠康國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
目遂昏方寸亦多錯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
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災屯如此不能任事
況臣一介右列若以學術稍優謀畧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
發臣於二者俱无之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

覔作銳氣苟不罄瀝血誠披告　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隮
上辜委寄伏望　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　進止

太學　岳鄂王故宅也今司
土之神或曰即　王焉
公朝申錫廟號爵封徽章具
存　王血忱衛社共天命而
立民彝忠在令申乃今右我
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猶

生時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
如此哉孝悌忠信自有撻甲
兵之道聲明文物仁義禮樂
所暨可以化夷爲華我
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
諸人不知乎此有以啓之此

所以詒　王之憂也　王齎志地下有時神游故宅幸其今為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之甚力者蓋謂六籍之教不墜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人倫常不晦餘夷狄其能侵

中國乎其視唐張睢陽志於爲厲鬼以擊賊者又萬萬矣夫爲厲鬼以擊賊孰愈乎昭義理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者乎此

王所以宜食於故宅也景定壬戌年閏本齋同

舍廬陵謝起巖覽王世系

勳閥凡旂鼎所銘鼎書所著

奉常所議考功所錄州志家

乘野史所紀其涉於王者

輯爲一書計若干卷目曰紀

事實錄不特使闔神貺者有

考抑以示妥安靈娭之意又
十年爲咸淳七年乃相率哀
󠄀錄而壽之木書之篇末極贊
其僭是歲春二月壁明善齋
齋諭學生吴安朝謹識

戊子三月二十日蓬山話舊第十四集藏園主人出示此書世所稀見德清俞陛雲番禺商衍瀛杭縣邵章靜海高毓浵易水陳雲誥桂林張書雲開縣胡嗣瑗貴陽邢端同敬觀

商衍瀛識時年七十有八

江夏傅嶽棻杭縣袁毓麐許寶蘅同觀